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鈞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二十一　　明　唐順之　撰

禮經三

宗伯　陰陽　禮樂　六玊　卜祝　三易　王應電

天下之聲色氣味數位皆從天地而降凡陽皆屬天故曰天産凡陰皆屬地故曰地産人之耳目口鼻之所接衣服居處之所寓不出乎二者而已陰徳者人之沉静持守之體揖讓退遜之節皆是也減而不已則消節而

過中則偽故以物之產于天者以作起乎隂德使減而不至於消以五禮教之中以防其偽焉陽德者人之流動盈滿之氣懽欣發越之情皆是也盈而不反則放樂而不節則淫故以物之產于地者以作起乎陽德使盈而不至於放以六樂教之和以防其情焉

按王備天地之全德記所載備矣圭為直方象縱立而貫通上下之形王之主也璧圓虛中以象天琮八方以象地又圭鋭其首象春德之發生夏則一隂生不若春

德之盛故半圭曰璋夏象也冬一陽復天之德故半璧曰璜秋陰盛地之德琥其半琮鄭六者之形聖人所以擬諸三才者其義精矣

又按人與天地氣化流通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剩一合字但常人神氣昏塞故若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靈故能通幽明之故而古之稱聖人者曰神明也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與天地陰陽鬼神之氣不相殊絶故能與之脗合而知其與此卜

筮占夢眂祲馮相保章大祝司巫醫師等官所由設也
葢王之心即天心也王之身即天行也王之左右皆通
乎天道者也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一善一惡纎微皆
與造化相為流通内則徴之於夢寐而占夢有獻贈之
法外則動乎四體而醫師有食治之宜明而見乎蓍龜
以詔救政主于思患預防非徒卜其休咎而已幽而察
于鬼神以求永貞主于固守其貞非徒求福祥而已上
而垂象于三辰以詔救政訪序事遇災而懼敬授人時

非徒取必于天時也記曰王前巫而後史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之謂歟然又各自有脉絡是以各專其業而不能相通故巫祝之類不能卜筮能醫者又不能巫也子孫一氣相承故凡醫卜天文率多世其業蓋其業專且久則歷試而益驗誠精而愈明故能有裨于國家也夫卜筮者彌綸天地之道大祝者掌事天地宗廟之禮與其辭二官雖涉于藝而其道至大故皆以下大夫醫則知天地四時之氣以治人疾故其秩為上士其

他占夢眂祲保章司巫之類則各司一事故其秩並止中士此設官之旨也自聖學不明天人道隔人心散而不合于天卜祝等官俱流于術數故子夏云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荀子云通于天地而不通于人曰伎夫術家各持其說以為專頼乎此而不知務其本非也至于偏見者又以為理之所無無助于國家之治而可去亦非也孰知周公之禮切而不迂常而非怪也哉

按三易之名實與三正相為表裏學者不可以不知其理蓋陽氣始于子於律為黃鍾氣屬天故曰天開于子而周以之建正先天卦位震交于坤一陽生為復乃乾之元而所以統天者也是乃天地人之大德故周易首乾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萬物之形始于丑於律為林鍾未之衝丑形屬地故曰地闢于丑而商以之建正先天卦位正北方為坤萬物之所歸藏也坎水之所生而以勞萬物者也坤交于坤為純坤之

卦不翕聚則不發散貞下起元天地人之至妙者也故商易首坤蓋周用夫陽之始而商用夫陰之終並行而不悖也夫子為氣之始丑為形之始皆未可有為至寅而後人工可施於律為太蔟事屬人故曰人生于寅而夏以之建正後天卦位為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夏易首艮艮止也止則生矣是三正三易其義一也然天地之道一元而已陰特其所收歛耳此洪範之數以陽為主八十一律但紀陽聲易書所以但為陽謀也

故夫子序易以周易首乾為正時以作事凡聖人敬授人時莫非所以為民也十一十二月時當寒沍未可有為故夫子論為邦而以夏正建寅為善

八尊六尊　熊朋來後同

酒正與冪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

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于燕飲至今大祭祀必有投尊設而不斟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各一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

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昆吾尊也陳氏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以木著尊者著地無足壺尊當證於投壺大小戴於投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費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為近自漢儒紛紛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況能定其制度哉鄭司農以獻為犧猶指定莎音諸儒因閟宫詩犧尊將將以箋文有莎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羽婆娑以

此取音於娑又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曷不以象為娑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為娑音者儒者莫究犧尊之所以為娑託於鳳羽娑娑然則是尊也曷不曰鳳尊而曰犧尊愚嘗以詩協音考之古字莎沙同音故莎娑等字皆聲於沙此莎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

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二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為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為敷洩之為泄委蛇之為佗亨之音烹單之音燀二音皆不可以了義字母為拘者古人之音在易詩書者盡為後儒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

為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䞓為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為刻全牛鑿其背為尊一以為負一以為鑿阮諶則為畫牛象于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犧之為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為翠為鳳為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言未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厥後以尊口不堪施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官有作負尊之犧象者彼齊大

夫送女彲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為王朗之子固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彲及深衣等制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有未可以臆斷者然於施勺則負為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罍陶瓦其次刳木後範金今範金之制不一八尊之中太尊居尊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

籩實豆實

籩有四朝事饋食加籩羞籩豆亦有四朝事饋食加豆

羞豆籩實之目十有八而桌重出豆實之目二十有四而醯醢魚醢重出朝事籩實𪏭蕡白黒形鹽膴鮑魚鱐熬麥曰𪏭麻曰蕡稻米曰白黍米曰黒羞以麥麴麻子稻黍末作餅餈注謂清朝進寒具口實也形鹽左傳所謂鹽虎形膴音呼說文云無骨脂注謂膴生魚為大臠疏謂魚腹腴鮑部巧切韻書云䱔魚也注謂楅室中糗乾之字從魚蓋魚之糗而乾者也魚鱐之鱐音捜魚之析而乾者也膴以腥薦鮑鱐以乾薦楅字按說文火焙

肉恐是鮑者火焙而乾鱐者日曝而乾故均之為乾魚而異名也膴為魚腹腴則膴鮑魚鱐皆魚也朝食為米食寒具魚乾之屬可夙具者也饋食籩實棗㮚桃乾穣榛實注謂穣為梅謂榛似栗而小饋食始備果實也加籩蔆芡㮚脯注謂蔆芰也謂芡雞頭也或云四角三角為芰兩角為芡鄭司農以栗在加籩饋食重出作蔆芡脯脩薄析曰脯施薑桂曰脩言脩治脯也羞籩糗餌粉餈注謂熬成豆米曰糗說文熬米麥通釋糒乾米麥要

之米麥豆皆可為餌者也注以粉為豆屑米麥豆亦皆可為粉但粉以豆為明滑故專以豆言之餌與餈名實相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疏云糗與粉為一物糗者擣粉熬大豆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合以為餌餌不餅而餈作餅今之餈糕名出於此凡今俗下餅餌餈糕其制多出於古人其名已載於經典籩實可見也朝事豆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菹莊魚切說文酢菜也今俗

設菜拌中凊菜皆葅之遺法醢吐感切注謂肉汁説文謂血醢醢者説文肉醬䏧音泥亦醢之異名注謂有骨曰䏧無骨曰醢凡作醢及䏧者先膊乾其肉莝之雜以粱麴鹽酒置瓶中百日即成今俗用鮓醬皆䏧醢之遺法昌本昌蒲根也菁葅蔓菁菜也茆葅鄭司農作茆杜子春音卯曰鳧葵也康成疑茆不堪葅從杜説按魯頌薄采其茆釋文云即蓴菜也麋鹿麇三䏧皆莝骨和肉為百日醬皆在朝事之豆亦取晨朝易於夙辦饋食豆

實唯葵菹在七菹之列餘皆韲醢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葵為百菜之長故饋食豆實首葵而他菹莫配焉脾析蜃豚拍皆五韲中件目脾析牛百葉俗呼牛胃為百葉已見周禮注矣蜃說文大蛤豚拍之拍先鄭讀為膊言脇也三者近於䵢醢而曰韲韲者以百葉諸物細切之和以醢醬不待瓶中百日而成故別為韲之名韲從韭宜用菜若昌本深蒲作韲固宜百葉蜃豚之肉亦可縷以為韲也蠃注謂螔蝓按方言燕

趙閒以為蜘蛛韻書以為蝸牛蜘蛛蝸牛非可食者疏釋引爾雅為證彼爾雅乃訓詁之儒集經注以為書或疑內則有蝸醢恐是蜆蝓蝸牛之謂然內則之蝸乃力戈切集韻古螺字作蝸韻釋云蜯屬也非蝸牛之蝸矣陸佃直謂蝸牛可醢蓋為禮注所誤爾鸁即螺字亦作蝸韻書以為香螺也蠡注謂小蛤韻書以為蜯狹而長者蚳醢之蚳漢儒相傳為蚍蜉白子亦恐不然蚍蜉未必可食也取白子傷生 闕 二也按天官有鼈人掌取

互物祭祀供𧑓蠃蚳以授醢人則蚳與𧑓蠃皆當是螺蛤同類既掌以鼈人之官可知為水族之產若以國語為證則國語亦但言舍蚳不取未嘗指蚍蜉之子可取而食也唯夏小正於二月言昆小虫抵蚳其傳曰蚳蝗卵為祭醢夏小正本文無幾其解說處多是漢儒附會未可盡信按月令方春和時毋殺孩虫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豈有二月正春殈蝗穴以為豆實之奉哉巷伯成是貝錦注以貝為餘蚳貝之黄質白文者或可為鼈人

互物之證蚳或從身醫書云食之益壽明目豈必蝗卵而後謂之蚳哉鼈人春獻蚳以為醢故小正以二月抵蚳此雖流傳已久而必當改正者小正以蚳為蒲盧朱子以為其書不足信愚於蚳為蝗卵亦不敢以為信唯魚醢用魚可免注者妄言矣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落菹雁醢筍菹魚醢芹楚葵水菜類蒿深蒲或云桑耳或云蒲始生水中荑詩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知蒲可為蔌不必曰桑耳也落有䈂迨二音鄭注云水中

魚衣即苔也今海鄉之人乾苔以為菹或疑箈字從竹為箈箭筍竹萌不思箭萌亦筍爾既有筍菹安用箭萌籀文竹草相似其為苔菹何惑焉兎醢用兎鴈醢用鴈魚醢用魚如下文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音移鄭司農云以酒酏為餅疏云若今起膠餅康成曰餰賈氏曰粥禮記有稻酏黍酏周禮亟稱於酏酒正之五飲漿人之六飲皆用酏也糝食鄭司農云菜餗蒸康成曰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米二肉一合煎為餌禺卦公餗

之注云糝食也震為竹竹萌為筍餗之為菜則糝食未甞不用筍菹之筍也糝食酏食在七菹之外豈惟竹萌唯所用之豆實有五齊七醢七菹三臡二食五齊之齊注作齏昌本深蒲脾析蜃豚拍七醢醓魚兎鴈蠃蚳七菹韭菁茆葵芹苔筍三臡麋鹿麇今孔子廟丁祀菹醢多不如法不考周禮故爾邵氏録云劉夢得欲用糕字作九日詩以經典無據不敢用宋子京按周禮粉餈之注作九日詩云劉郎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俎豆之事不得以未嘗聞為解周禮無所不該今儒往往拘牽舊註故因籩實豆實詳及其名物

昏問　　羅願

或問古嫁娶之年男必以三十女必以二十乎曰然聖人為男女之節弱而後冠非美其容也責之成焉壯而後昏非足其欲也責之代焉男至於三十則知慮周可以率人女至於二十則言容備可以事人矣故取是年以為之節也或曰家語之說以為二十三十者期至於

此而不可過爾曰不然古人之言固有大為之期者若三十二十云者一定而不易之辭也夫少之時血氣未定此其當戒之時然而從之豈特傷生伐性而已將無以責其率人之智事人之道故記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聖人知夫有故者人事之所不免寧引而伸之主於二十有三終不先之於二十之前者此有以知其為一定之辭也使是制而猶可進退宜曰男二十以上而娶毋過三十女十四以上而嫁毋過二十

豈不明哉曰若然必以是年則物有不備時有不暇及也奈何曰古者昏禮之費省矣幣止於緇帛五兩牲止於魚祭而豚饋蓋常人之家累歲計之皆足以預辦也自秋成之後至於氷未泮之前凡百有五十日不為無暇案其年而為之不難也曰然則聖人何為十九而娶曰夫三十而娶吾所論者禮之常親在者之所為也若孔子之娶則孫子當室者之事也且夫昏禮以代親故重孫子雖未昏而固已代父矣室家不備則祭祀有所

欽又慮民生之不長則絶嗣亡世有不可悔所以許其不待年而娶國君十五而生子亦為是也曰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則又安可限以年曰此正欲其及是年爾夫嘉事常在秋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内詩曰將子毋怒秋以為期又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秋者歲之成農蠶之暇也故自秋以往凡男女之至於是年者各為之嫁娶至冰泮之前而止聖人又懼夫民之不用令而使男女不得時少緩而至來年則舉

趾之後又不復可議故於來年仲春之月司察男女之無夫家者官為會之使各從其所欲雖奔猶不禁蓋事迫而其年不及此者固不許其奔使之從禮也曰若爾則不待其擇乎曰古者方田同井嫁娶不出其里又多因其舊所以隆母黨安豐殺且不干非耦也若諸侯之制周公魯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一世娶焉則再世因之古者夫之父婦之父皆謂之舅其母皆謂之姑而兩姓謂之兄弟者蓋其尊者多已之外

親而其子多已之同儕故也此古之制也或曰六義孰為重曰莫重於納徵始則納采采者幣之色也不敢有所議特若常人然以幣交其尊者而已問名則求其名將歸而卜之納吉者卜之於廟而吉反以告也納徵則以幣質信焉示不易矣鴈者何也曰男女相見必以摯摯者從所執也執玉之君聘以穀圭鴈大夫之摯也古者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雉死物也雞鶩無常匹故進而用之也御輪何也曰古者同乘必推其能者御之

昏二人共乘也故召南云王姬之車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齊詩云有女同車婦人無自御之道必男子御之將行調車者事之宜也

司馬九畿　王應電 後同

九瀍脩明天下邦國自是平治因時有變通故曰建制以九等之畿封以五等之國遠近大小各有封疆限界故曰以正邦國此職方量人之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使有隆殺等級故曰以等邦國此宗伯行人之

事司馬與之通職共掌者也賢而有德者進而用之能
而有功者賞以興之則人莫不作起于事功司士諸子
主辨論官材司勳掌賞地之法皆是也諸侯各自為守
建以九州之牧立以要害之監然後邦國有所維繫太
宰所謂建牧立監也為三軍二軍一軍之制詰姦慝而
禁之所以糾率邦國凡環人匡人擽人皆其事也制其
連帥等職各以其所能分以服食等貢各以其所有為
王國所任此亦職方氏之事也列國都邑皆有簡冊以

稽其人民車馬罷械之數然後得以用之此原師之事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罷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使邦國相安而無外患之侵此掌固司險之事也制地犬牙相入使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而使邦國大小相和此形方氏之事也夫纖封先定天下之政如綱之舉而可施故為九法之首邦國立矣亂之所生則儀位以為階故正名分為先異賢能而後人心作起于事功故進賢興功次之有王官而

後天下之政出于一故建牧立監次之足兵而後奸雄不獲逞故制軍詰禁次之夫四海之財孰非天子之富天下之險孰非天子之守方域又安然後得任用而使之故施貢分職簡稽鄉民均守平則又次之然不能治其相凌虐豈協和萬邦之道哉故比小事大終焉此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軍旅祭祀喪紀會同賓容五者國子之已仕者司士掌之故此未仕者諸子掌之也大事謂軍旅之

事太子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置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庶幾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晁弁之流以從事于干羽俎豆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鋭而折衝禦侮如詩稱魯侯之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太子每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罪從此始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

徒仁柔之為尚使之習于武畧庶幾臨變故而無恇怯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故天文氏宿主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

司寇屬官　司約　司盟　司烜　司爟　凌人　冥氏

按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于其性此王者立國必法網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

逞然後能保其社稷以為斯民主若八成之類邦汋邦賊邦諜陰懐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者攘竊奸宄盜其君者也邦朋邦誣不利于國欺其君者也茍縱而不問必至于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姦慝莫此為大此士師所以定為八成必誅無赦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公非公天下之心也哉

聖人于秋官之設屬恒主禁之于未然防之于未形民

之道貴柔不貴剛禁殺戮皆强梁武斷之事也人之從善當奬勸而不可以阻尼禁暴氏皆以奸慝犯禁而不成人之美者也道路河渠之紛紜不良之所逞也深山大澤幽夜之中藏奸之所也水火有大利而亦有大害不可以不防酒者人之大欲而亦有大禍不可以沉溺則有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相錯綜廉察其間則亂何自而生哉百辟之守莫大于王宫后宫與王之出入也故内宰宫正既掌其政令矣而守王宫

之隷執事后宫之奚禁暴氏復司牧之太僕虎賁既掌其前驅趨辟矣而條狼氏復趨辟之盖以王者動止之處必以刑官臨之則人自知警畏也國家之政莫大于祭祀喪紀軍旅賓客也故鄉遂縣方士既各掌其禁令而戮其犯命矣而野廬氏蜡氏復掌其道禁禁暴氏戮其犯命者以狗條狼氏掌其辟搢之事蓋國之大事必以刑官涖之則人心自肅然也萬一有奸盜竊發或罪人脫逃則有脩閭氏之法國粥追胥人盡兵也閭互宿

櫟道皆險也雖有大奸慝何地可匿何路可脫哉故周公設官以不知者騶觀之若繁而不整然詳攷之必各有所司則其心精專而事益嚴密乃知其繁而理雜而不越也

司約專掌約劑矣而太史復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司盟專掌盟約矣而司寇復云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

而藏之夫約劑盟約並藏于太史者以其禮法之府也並貳于六官者則重其事恐有所失而各存之以為徵也至于大盟約大司寇涖其盟書者終之以刑也登于天府者質之鬼神也內史司會貳之者以攷治也周公于盟約一事何其不憚煩若此蓋人有言而易忘也于是乎有約約則刻之于書而不忘矣約而不相托也于是乎有盟盟則鬼神司之而不可欺矣故有渝約而不信苟入于罪則當服墨與殺之刑矣亦有遂事而未麗

于刑者則復使之盟焉或有不可刑者則為之詛及夫渝盟而不信者亦為之詛使神禍之焉夫律設大法期人之不犯也又有約以藏之使人上信其法下信其約守法之心不愈固耶有盟以結之使人明畏其人幽畏其神畏法之心不愈嚴耶違約則有刑非徒約而使人之可玩也違約而不可刑與夫渝盟者則有詛非徒盟而使神之可欺也蓋苟得神禍則正不必加以司寇之刑與司馬之法亦使人知盟之有神而不可罔此固盟

詛之意也或者乃謂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帝王之治民當責以人事而已何乃要質于鬼神而祈之于不見不聞之地哉甞觀盤庚之誥稱先后與其臣民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耶夫薫蒿悽愴洋洋如在此鬼神之情狀福善禍淫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屑屑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

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晉為城成周之役薛宰不肯役于宋云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士彌牟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于德又下衰民偽日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為戲神亦不靈而人益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

盟左氏知其必亡又曰德之不競尋盟何為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於是廢矣葉氏有言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五帝非無誥誓也後之誥誓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詛也後之盟詛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征有苗而作誓呂刑稱禹苗民以覆詛盟則知葉氏之言為信也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

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氣沖濁而不明木氣温昏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内影其光藏匿而暗唯夫金之為德于行為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内者夷者夷華者華靡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

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與造化周流而無礙也歟

按萬物之所以得生者陽陰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熱而物資之以暢茂條達否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為氷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凝結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太早則過盛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氷有藏啟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俾之滅息啟之以發沉伏之陰俾得制火此冬

春所以藏氷開氷也夫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陰血不及偕而百疾作故治疾者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唯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于是乎有災是故夏旱則秋澇冬雷則春陰凡震雹氷雹烈風甚雨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調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為貴司爟凌人皆此道也

又按自古聖人為網罟以佃漁之後人之于禽獸虫魚縱之則傷義過殺則不仁周禮于六官皆有育萬物之

責而治教政刑于是分掌焉故天官之獸人獻人鼈人曰時田時獻時籍總執其佃漁之政使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山澤之政令厲禁所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之大司樂樂六變而致羽臝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服不氏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敺鳥鳶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況于負固放弑之國乎秋官掌刑而有冥氏已下十二官則凡猛鷙昆虫與夫托于神姦而為害者並不能逃

夫刑罰之威而況于姦慝暴亂之人乎分之則有覆載生殺之異合之則均有曲成之責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又天官不當司小事而有獸人以下四官以屬于膳夫之役夏官主正不服之鳥獸而有羅氏掌畜之官則以夏主朱鳥且既主服猛而又云教擾周禮設官亦有以類相附不必太拘政刑之事實相表裏不必太析也

按服不氏主服猛射鳥氏掌射鳥皆司馬兵家之事羅

氏掌羅鳥蓋離為網罟掌畜掌養鳥南方為朱鳥之象故四官並屬夏官云或曰鳥獸與人其受氣稟命好生惡死亦何所異至其五倫之德或有人所不及者又如牛耕犬守有功于人皆殺而食之至若魚潛在淵鳶飛戾天於人無患與物無爭也射而落之羅而致之畜而殺之無乃非仁人之事乎曰天之生物非食氣則食形食氣者無形一盛則必一衰食形者有迹一生則必一死故天下之動物未有不食物以為生者但天地之生

唯人為大古之時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其為生民之害多矣聖人為之弧矢網罟而以射以佃以漁一以資其養一以除其害然後人得安其居故粒食者猶為第二義也苟如佛氏之説以謂譬彼鳥獸之心以為心而務于不殺牲則彼樹植之中盡為鳥獸區寧使鳥獸食人之食而人顧忍饑坐斃耶且豺虎有仁禮矣而有隙則食人黒鱧知君臣矣而自食其子至其害物聚麀乃禽獸之常縱人不食之而其類必自相殺而不存故

人未嘗食猫而猫亦不齧于犬豕未嘗食燕而燕亦不多于鴻雁又如海中有魚自食其八足蜻蛉自食其尾蓋隨氣化而生隨氣化而死雖不食亦必至于澌滅者至于六擾與夫畜鳥又非人則不生故自人生之而自人用之與夫不耕駕之牛不田守之犬安得割人之食以養此無用之物亦未絶于用之也不然豈以自古聖人之智而反出于愚夫愚婦之下哉雖然天地閒物咸稟天地生生之性人與之同處其中安得獨以其知而

殘虐之觀其父子牝牡方生聚熙熙頃刻間而駢首就死故有前知其死而垂淚就縶縛而哀鳴聲訖而蠕動或庇其類或救其子則不知有其身其情狀甚為可矜人豈得無惻隱之心哉故于邦國苑囿之地必為之厲禁聽其生長蕃育于中使無知之民不得以非時而傷其生育之性若周禮之時田時獻時籍禮記之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皆所以不失其時也禁麛卵禁毒矢射禁澤之沈不

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所以不得戕其性也雖四時之田而猶存夫仁義之道蒐者搜取禽之不孕苗者為苗除害獮則順秋令而以殺為事狩則取冬物之成而以大獵為義蓋正名其罪以示伐取之意若非無罪而殺之者以至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與夫耕牛乘馬守犬老則養之而不忍殺死則埋之而不忍食在我則惻怛慈愛常周流于取用之中在物則

雖義宜代取而常沾吾覆育之澤此育物之仁與田漁之政所以並行不悖與彼窮口腹而漠然無情者豈可同日語哉

考工記金錫　熊朋來

攻金之工如築冶鳧㮚段桃以令工料言之宜用銅鐵等物為多特總名曰金錫以分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為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為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為戈戟之齊叄分其金而錫居一為大

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為削殺矢之齊金錫半為鑑燧之齊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堪為斧斤戈戟矢刃哉㮚氏攺煎金錫定火候以青黄黒白之氣而使以鑄量使如今時所謂錫則豈能聲中黄鍾之宮哉觀史記平凖書及漢食貨志亟稱銀錫漢武帝造銀錫為白金可以見古者銀與錫通稱白金考工先秦古書當時蓋以錫為銀鉛之總名說文謂錫曰銀鉛之閒稍近古意徐氏不察考工金錫之說殊失許叔重本肯周禮卝人

職金皆言金玉錫石蓋銅鐵銀錫皆取卝煉成言錫而不必枚舉銅銀鐵也嘗歎漢儒拘爾雅之文於卝人之注直以錫為鈏鉛爾雅專以銀為白金不思漢時固以錫為白金其注鐐銀鈑金名物瑣細而於考工金錫之義乃無所發明曽不若說文能合銀鉛以言錫也職方氏於揚州言金錫荆州言銀以今出産之地言之則銀在揚而錫在荆錫亦銀也特以荆揚地利互文見之爾若如今人分别銀錫則考工所謂金錫於理有不通者

故著其説使讀考工記者無惑焉今世用物銅鐵爲多經文絕少言銅亦罕言銀鐵考工言金者鐵銅在其中言錫者銀鉛在其中合而言之總曰金錫爾閒决銀者言錫能賊金也似不宜混合然物各有用攻金之工不一銅鐵及鍮銅得銀愈佳鑄銅得鉛葢骨金錫相須尚矣

稗編卷二十一

稗編卷二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禮經四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静愛惡之心於是乎

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脩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始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

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横非

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曁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説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是於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乃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晋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

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尊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

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賈公彥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賛大猷垂法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正義　夫禮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

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畧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綿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註云遂皇謂遂

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宫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宫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隂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歴六紀九十一代至

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鑚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遂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於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註

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畧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

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太玄以大庭氏是神農之別號𥘉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之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𥘉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蕢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

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賔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黄帝吉凶軍賔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黄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黄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

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
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又
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
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
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
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
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
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

則是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註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絶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王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

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别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

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為靜默之教故

云此也禮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
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
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
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
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為體其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
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
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
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

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别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竝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

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為本則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為聖履之為賢是也既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故輕者在前故

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説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丈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没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

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吕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髙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髙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

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

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畧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時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授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授傳不復繁言也

禮記　　馬端臨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録中

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陳氏曰漢儒輯録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駮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彚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盖有以也夾漈鄭氏曰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

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贓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録曰禮記有記宗廟朝廷說得逺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則曲禮少儀看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

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有許
順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
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
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
想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
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鄭如陸農師
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

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别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禮以情為本　鄭樵 後同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

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于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於賔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賔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酬酢其本

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冐絞紟可以為葬歛手足形亦可以為葬庭實旅百可以為享匏葉兎首亦可以為享區區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文損益辨

商周之興所以損益禮文者其說有三一以觀諸侯之從違二以盛本朝之文物三以大先王之制度所謂觀

諸侯之從違者商周之初與列國等夷耳一旦起而君之其服與貳未可知也先王思有以一其心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赤戎車乘翰者服而乘騵播諸天下與之更始其果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捨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襲舊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君討之也所謂盛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趨于文方以臺門納陛為貴吾故以

茅茨土階臨之方以干戈羽籥為羮吾欲以蕢桴土鼓

樂之勢有不可故因其罍樽著樽而加以犧象因其雞

彝斝彝而加以黄目因其四璉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

鉤車大輅而加以玉輅于以示天子之尊于以備宗廟

之飾則天下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謂大先王之制度

者商周之初皆積累數百年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

制度之出於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盛徹田為

糧公劉居邠之所行也周公因之而備井田之制通為

天下徹法而革夏商之貢助皐門應門太王宅邠之所立也周公因之而定五門之制使諸侯惟有庫雉而不得有皐應靈臺辟雍文王都豐之所營也周公因之而定三雍之制使諸侯而得觀臺泮宮而不得為靈臺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焉禮文之損益不出于三者而已矣

禮記總辨

三代正禮殘缺無復能明禮記一書出自孔氏七十二

子各撰所聞或録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編而録之以為此記漢興孔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興記數萬言於后蒼號曲臺雜記河間獻王得舊禮一百三十篇集而上之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二百四十篇大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刪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行於世謂之禮記禮記一書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

禮之大本其言委瑣有放飯歠骨之語而五禮之本無闕焉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録秦世之官太尉緇衣本乎尼子而攺魯論之文教之以德齊之以刑取夫子之言而增損之禮運載夫子之說大道之言有虧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而嘗禘之說多牽夫子之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檀弓載舜葬蒼梧夫子墓馬鬣封之類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誇大者

玉藻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句讀內則載養老三十餘語其文全與樂記同故胡先生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曾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

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戾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然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删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張說以禮記不刋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禮記之月令私本皆用鄭註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删定李林甫所註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文故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註故至令不能改吁去一舊事復一古法尚重於依違而不決况禮記之全書乎大抵四十九篇之書雖雜

出於諸儒傳記而不能悉得聖人之旨然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未可以言非盡出於夫子而輕議之也

禮記傳授　並傳小戴學

五傳弟子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大戴

后蒼—小戴—盧植

后蒼—慶普—馬融

鄭康成本盧馬說為之註　唐孔頴達疏

三代忠質文　　考索後同

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誰歟漢儒之説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政當用此也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馬遷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間可謂文獘矣自三代而後學者皆有是説必欲忠質文之迭救而後天下可以無獘盖自仲舒唱之也然

求之詩書易春秋之經驗之孔孟之言則無是說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厭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文

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堯舜為有間周之文比夏商為尤盛上古抨豚燔黍君民並耕之俗至堯舜而始革堯禹茅茨土階卑宮土牆之制至周人而始變是以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

不曰尚於文而不若周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顒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為厲王之亂

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冠婚享射之制存而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倔強之國不聞矣國家宮室車旗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救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如漢儒之說是堯舜之時天下已文矣夏商乃厭文之弊而從尚古之質至周復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漢復詩

書豈非以文之無益耶尤而效之謂之救獘其說不可長也蓋其意以周之文為煩文末節之紛紛故過為此說耳韓退之唐之人傑也疑若可與語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獘也後世不知其獘其有作者黜文貌而尚忠質則道之行其庶乎蓋亦習聞此陋說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為之辨則帝王經世之道不明於天下深昧夫子從周之意漢儒誤周之說吾於此亦未知其所止也

魯僭禮樂

漢儒記禮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魯世祭以天子之禮樂後世信之或曰此魯恵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之禮史角留於魯後為墨氏之學然則二説孰是

謂魯用天子禮樂其説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禮樂賜魯始壊周公之

禮典乎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為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啟後世僭擬禍亂之門也或疑其非成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彼其意以謂治朝賢主則禮典不紊衰主孱君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為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曲賜加魯鄭衛陳蔡豈得

無賜齊楚晉宋胥嘿然而已乎彼肯以為上世無功德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說亦妄意也二說既不可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之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為之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此聖人傷衰周之亂作春秋之本旨也夫惟名

分一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
屨倒置無所不至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言於是始
僭樂而踰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書禘八
十有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
輅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其勢至此耳
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直僭稱王無所顧忌
春秋魯史也書一魯如此以見諸侯皆然先儒不究事

意直以魯之所行為他國之所无故有成王平王賜之之說以魯為受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之耶吳楚僭號亦賜之耶觀此決知二說之非而魯自為之也然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魯為合用郊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懲春秋書公會

齊侯等于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
以叔段之凶惡不弟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
恣逆亂而詩人稱其德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
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
張敖而不知有漢懐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
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於周而作頌可知序
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為盛於春秋則
以行郊禘為僭聖人删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

段文姜之詩使後世有見其非矣非謂其言之公當也學者不知此理反捨春秋而言魯頌不已惑乎

大射之義

古人以所射之禮謂之侯不必過求其義漢儒所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之射而侯取諸侯之義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誠可信乎

自漢儒以私見臆說作射義曰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其

於古人所射之禮謂之侯者其義已失之矣及鄭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此說抑又惑焉夫天子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功德之後或甥舅之國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必親之敬之賔之友之無敢失禮而後責其臣順豈有諸侯無事設禮物以射諸侯之義不亦禽獸之仇讐也哉如此則待之不以禮臨之不以

仁能使諸侯之服乎周萇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欲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萇弘而愈不服夫弘一射不來之獸已犯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諸侯無忠邪無賢否王室不禮待之而無故開嫌召釁寓意所射之物何為也乎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愈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

中便得列土乎鄭氏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為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為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為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為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為

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為雋耶自是齊人皆習干戈相尋投壺之語有以啟之爾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射之必不如鄭氏所說明矣然射義一篇非援古人之辭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藝爾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聞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則謹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不然不得與夫禮樂不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

之間吾見貌堯舜而心跖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
未嘗不聽其言觀其行而試其功而後不失人未聞以
射為先也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
物詢衆庶此雖漢儒臆説而猶在賔興三物之禮也然
所以啓鄭氏之妄談二禮之申禮或曰古者不以射禮
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禮所據以為説者此也
舜曰欽四隣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舜為此言豈為當世之士君子發

哉若夫四隣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湔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又書其非庶幾與之並生舜謂侯與撻同施是直小人者爾烏有賢者但試以射又撻其過耶據此而謂古者選士之法則撻以記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漢儒之説謬妄尤可知也

論語註疏解經序　　何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宫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

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禄大夫關内侯臣孫邕何晏等上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没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

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釋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

孝經註疏序

傅注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之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頽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删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脩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

脩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裏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盖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顔芝之所藏因始傳之于世自西漢及魏歴晉宋齊梁註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

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
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
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共
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
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
皇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
者用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為八分
御扎勒于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孝經序

唐明皇

朕聞上古其風朴畧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於四海嗟乎

夫子沒而微言絶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絶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别近觀孝經舊註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户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

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註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别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内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畧之又義闕今存於䟽用廣發揮

爾雅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總絶代

之雜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繆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説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

塞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爾雅註䟽序

邢昺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醨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

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繇是聖賢間出詁訓遞陳
周公倡之於先子夏和之於後蟲魚草木爰自爾以昭
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
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
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辨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
詳悉其為注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
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注解
方畢具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

首其為義䟽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䟽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祕閣臣杜鎬等共相討論為之䟽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尚慙於䟽畧謹序

稗編卷二十二